

致敬劳动

在锦绣河山锦上添花

○王珍

“我们泰顺空气清新、水质好,生态真的很好。”这些口口声声把“我们泰顺”挂在口边的并非真的是泰顺人,其实,他们只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(简称浙江交工)造路人。但他们对这个国家生态县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、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居全省前列的泰顺,是那样的爱护和珍惜,他们生怕在挖方填土、爆破震动、施工时所产生的扬尘和噪声等污染了水环境、损坏了绿化,打扰到当地居民。

项目部的常务副经理范远林话不多,但只要开口,必定会涉及环保。2018年11月28日那天,站在高山上的葛洋茶场,远眺山那边蓝天白云下的飞云湖,范远林深情地说,飞云湖的

水极清澈。湖面的烟波、船帆,湖岸的绿树、翠竹;散布其间的古村落,村民民风淳朴,极富民族特色。这是一个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典范。他深情的话语中,显现着一颗柔软的心。

“泰顺的晴天,是碧蓝的,清澈得没有任何杂质。泰顺的黄昏,是浪漫的,是粉蓝结合渐变的甜蜜氛围。泰顺的天,有时候是神奇的,展现与你相隔的另一个世界。泰顺的乌云也是美丽的,我喜欢阳光透过云层的那束光亮……”和这诗一样的语言同时出现在文泰4标人朋友圈里的,还有美丽的配图,见证着建设者美好的心情,以及想留住这些美好的决心。

曾经听全线的党支部书记

章长广说,光是爆破材料费就450多万元,每天有17个爆破点一起爆破。我当时心想,那将会是一个怎样硝烟弥漫、风尘滚滚的“战场”啊。

但当我们一行人从多条施工便道上经过,看到的全都是山清清、水碧碧的景象。我曾经过近一个水库去拍照片,看见清澈的水中有鱼翔浅底,它们毫不受惊吓地只顾悠然自得地嬉水,那份和谐、平静让人感慨。远处有琴键般的陡步桥,似有“溪水清清溪水长,溪水两岸好呀好风光”的《采茶舞曲》,欢快地跳跃于水间。

文泰4标沿线经过葛溪、洪溪,南山水库等水源,他们都小心翼翼,倍加呵护。在那些建设工地上,那些在悬崖峭壁

间肩挑手提、人工开挖的情景,让我常常在恍惚中回到20多年前的交通建设工地。都说“泰顺的水是甜的,比什么瓶装水都好喝”,其实,表达的正是浙江交工人那种情深意长的环保心情,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,也是他们造福一方的雄心壮志和情怀。

无论是便道、临建还是施工,对那些不可避免的山体开挖,他们几乎都会立刻种上花草苗木,快速进行边坡复绿,包括友谊桥段所见的那大片的格桑花。他们的感觉,就像见不得身上的皮肤被划开一样。所以常常可以看到白居易《钱塘湖春行》中的情景:“乱花渐欲迷人眼,浅草才能没马蹄。”

虽然整个工程的工期紧、

难度大、风险高、管控难,但他们不浮躁、不粗糙、不畏惧、不野蛮。虽然他们气吞山河豪情万丈,充满着“叫高山低头、令河海让道”的气度,但他们不仅是大刀阔斧、风卷残云,还是“心有猛虎,细嗅蔷薇”。

造路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危难困苦险阻,只能在他们轻描淡写中自己去想象。而他们在施工中所表现出的细腻、侠骨柔情,安全施工、和谐施工、环保施工、文明施工却是真实地存在,点点滴滴让我怦然心动。

浙江交工人是在锦绣河山之上,又密密地绣上了美丽、时尚、具有时代感的针针线线。锦上添花,一个使用了许多年的词,浙江交工人让我重新懂得了它的真正含义。

情景交融

在力洋孔邂逅小花

○蔡菊香

跳下车,穿过高高的覆有茅草的村口牌坊,右侧一个圆形的石头坛子迅速跳入眼帘,坛子正中竖一块巨石,上书大大的“孔”字。这里,便是藏于宁海“东海云顶”茶山脚下的“力洋孔村”。

村舍上,随处可见“学而时习之,不亦乐乎?”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等字样,文字周围配有孔子的头像或孔子教导学生时的场景,一股浓浓的儒家文化气韵和着山野纯净的清风扑面而来而至。

一条叮叮作响的溪流伴随村道而行,白亮亮的水流打着旋儿欢快地向前奔涌,仿佛已流淌千百载,显出村子的清幽和雅致。

“小花,过来呀!”正当我站在村中央凝望一幢古建筑时,我妈的呼唤声冲进我的耳朵。我回头看去,发现小花矮小圆润的身子站在不远处。见我回头,小花便用一双乌溜溜的眼睛怯怯而又充满期待地望着我。这一望,让我的心顿时酥软。

“小花,来!”我堆出满脸的笑容,近乎慈祥地招呼它。小花试探性地伸过一只脚,顿了顿,把伸出的脚缩了回去。它吸了吸鼻子,又顿了顿,再把那只脚伸了出来,接着,另外的脚也慢慢地跟上来。终于,它小小的脸上浮出一丝笑意,一摇一摆地向我走来,让我心生惊喜。莫非,它也懂得“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?”

待小花靠近,我这才继续凝望眼前的古建筑。古建筑白墙黑瓦朱漆门窗,上下两层八角上翘。上层挂有镏金竖匾“大成庙”,下层横匾“孔氏家庙”,门口廊柱挂了副对联,“圣庙崇文茶山麓下南宗裔,杏坛授道泮水溪边孔氏居”。看到此,我暗暗心惊,难道这里居住着的真是孔子的后裔?看来,村口的石刻“孔”字大有来头。我看了看小花,小花向我摆了摆屁股,点了点头。据孔氏家谱记载,力洋孔村先祖是孔子嫡系第55代孙,最初从福建迁到胡陈中堡溪,后又在明朝洪武年间转至力洋孔村,至今已有600余年。

2013年,力洋孔村举办了一次“孔子文化节”,当时,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孔氏后裔近800人齐聚力洋孔村,共同祭奠祖先。大

成殿至圣堂里面悬挂着“万世师表”“诗礼传家”等匾额,还有“孔子后裔宁海县支祖迁徙溯源图”等,这里处处彰显着孔氏后人对于孔子这位“万世师表”的敬仰和爱戴。

站在孔庙祠堂的地中央,我不得不承认,这里,早已成了力洋孔人的“文化坐标”和“精神坐标”。

出得祠堂,小花亦步趋紧紧相随,我俩仿佛早已心心相印。我们漫步桃花溪畔,穿越论语解读现代文化的百米长廊,一起在孔子塑像前虔诚鞠躬。村后有一长排水质结构的老屋,一缕缕饭菜诱人的香味破窗而出。小花使劲抽动鼻翼,小身子上蹿下跳。我伸出手指做个“羞羞”状,小花不好意思地站定了脚。

老屋右侧的山坡上有一棵高大的古枫,俯瞰着村子,我爬上高高的石阶站到树下。小花见状,不顾危险奋力跃上,可惜它腿短身小,几次从台阶上滚落下去。我赶紧下去搀扶,而它却已成功地跃到了树下,我俩不禁相视而笑。

走下古树的台阶,小花乐颠颠地在我的前面奔跑,并不时回头望向我。我问小花:“你是要带我去什么地方吗?”小花高兴地点点头,我加大步子跟在小花的后面。在一口古井边,小花停了下来。

古井覆满青草和绿苔,宛若逝去的旧时光凝积。这口外方内圆距今500多年的古井名叫“洗珠古井”,据传村里曾飞来一条龙,龙把身子探进井里,洗涤眼珠子,洗完后竟不知所终,这口井因此而得名。

当我回到孔庙前的空地上与同伴会合时,小花却不见了。我找了一圈,又唤了几声,却仍是不见。

溪流、孔庙、老屋、古树、古井,孔子的儒家文化思想已渗透进力洋孔村的每个角落,带给我视觉上的享受,更是精神上的洗涤。

我们边走边聊走出村口,小花悠忽又现。“你是来和我们告别的吗?”我惊喜地伸出手去摸小花的头,这回小花老老实实地低下头去,任我在它的头上轻抚,眼里流露出依依不舍的神情。

“这只小花狗,还真通人性呢!”同伴望着小花,笑着说。

微型小说

凉亭风波

○姚瑶

顺着崎岖不平的山路,一座凉亭坐落在半山坡上。这里是交通要道,人来人往,过往行人都会在凉亭中歇歇脚、喘口气、欣赏欣赏周围的美丽风景。

一天,老李和老王在凉亭中相遇。老李在凉亭中东看看、西瞧瞧,转了一圈又一圈,对老王说:“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,这里行人多,想摆个茶摊,供应茶水,一定生意兴隆。”老李眉飞色舞,显得很得意。老王“嘿”了一声,不屑一顾地说:“摆茶摊这事,我比你想得早,已早有打算了,今天就是来看场地的,明天就开业。你可别跟我争。”

老李说:“我家屋后的茶园大,茶都吃不完,你还是照顾照顾我吧!”

老王说:“我家的茶园也不小,茶叶质量好,大家都喜欢喝呢!”

老李说:“你年纪比我

大,摆茶摊时间长,可累人呢,还是别凑热闹了。”

老王说:“不行!不行!你咋不讲理?”

他俩你一言我一语,争得面红耳赤,原来两个好朋友,为摆茶摊的事闹起了矛盾。

老李说:“你摆你的,我摆我的,咱们各显神通吧。”

老王说:“走着瞧!”

第二天一早,老李和老王各自挑着担,手里拿着一块木牌子,同时到了凉亭。他俩各自占了一个地方,放下茶桶、茶具,亮出了木头牌子。老李和老王互相相对视着。突然他俩的目光都投向了对方的牌子。“哈,哈,哈!”两人同时笑出了声,只见两块牌子上都写了四个大字“免费供应”。老李和老王异口同声地说:“咱俩都想一块儿去了!”

两个茶摊合在了一起,凉亭又添了一道风景。

闲情逸致

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

○黄吉祥

2018年入冬的第一场雪,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早一些。

这个冬天来得有些突然,仿佛就在一夜之间。气象台宣布杭州入冬的当天,周边就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雪,虽然这场雪没有进入杭城,但却把与杭州市区毗邻的临安和安吉一带染成了一片洁白的世界。毕竟临安如今已是杭州的一个区了,而安吉与杭州也只有咫尺之遥,这两地也算是杭州都市圈的范围了。

大雪节气后的第二天,杭州城里就真的下了一场大雪,飘飘洒洒,下了一天一夜。与往年相比,这场大雪来得有些匆忙,杭州的深秋似乎还没有尽情地展现它特有的风姿和魅力,就急不可待地在跟人们说明年再会了。孤山脚下的枫叶还没有红透,西泠桥两边还有不少荷叶在被秋风吹拂的湖面上昂首挺立着,北山路上的地落叶还在发出沙沙的响声;人们甚至还来不及去看一看朝晖小区那条以银杏落叶闻名的小径,冬天就已经不期而至了。一些游客刚刚整理好行囊准备出发,还来不及出门就意外遭遇了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,真说不出到底是喜还是恼?

是喜,是因为江南的冬天,难得遇见这样的下雪天气,地球变暖,使得地处南国的人们对下雪越来越感觉是一种奢望。是恼,是因为还没有见到秋天真正的本色,冬天就到来了。

在我记忆里的童年,每年的初雪往往是在元旦前后降临。只要一下雪,我们就知道离学校放寒假不远了。往往是连续刮上几天西北

风,气温就迅速降下来了,哪怕是在白天,天色也会渐渐变暗。顷刻间,卷杂在寒风中的雪花就纷纷扬扬地飘舞起来,软软地落在地上。再被风一吹,有时地上见不到多少雪花,但墙角边却已积得厚厚的一层了。从下午一直落到晚上,晚上再落到第二天早上,无声无息地,地上就已经积得一尺高了。

这样大的雪现在已经很少见了,也难得见到童年时那样的冬天了。记得那时候,雪厚过腰并非只是传说,我们看到那样的大雪,觉得十分壮观而感到欣喜,而父母则在担心这么大的雪怎么去上班?出门买菜都困难,怎样解决全家人的一日三餐问题?

我也曾经去拍过断桥残雪。那是在十多年前,一夜的大雪也令我十分欣喜。凌晨4点多醒来,我就告别温暖的被窝,背起相机,坐着早班公交车出发了,来到断桥边已近5点钟。我本以为有这么冷的天,这么早,断桥边应该不会有什么人吧?然而我错了,只看到断桥上已经都是密密麻麻的人影了,仅有的一点积雪早被踩得一塌糊涂,哪里还有什么美感可言。断桥残雪,本来是一处人文和自然相结合的景观,已经完全被观赏者自己的双脚彻底摧毁了。

当然,杭州的冬天并不缺少美景。但对大部分外地游客来说,别处可以不去,惟独断桥不能不去,不管有没有下雪。因为断桥不仅仅承载了一个流传几百年的神话传说,更多的是西湖十景之一的“断桥残雪”这个名字,给了众多外地游客无限的想象空间。

有语言障碍的半聋哑人,开车后不久,列车员过来对我说,我才明白这是位叫山下晶子的日本姑娘。

我对日本人向来没好感,我大爷爷(爷爷的大哥)就死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,村里几乎一大半人家都发生过亲人被日本兵杀害或侮辱的事。所以我不愿意多搭理她。晶子连比画带写字,向我请教中国的风土人情,看我爱理不理的,她突然站起身,向我鞠了一躬,用生硬的中国话说:“我们日本侵略中国,大大的不好,我的道歉……”我一时被她搞糊涂了:侵略中国是当年日本当局的责任,你都没生下来,要你道的那门子歉?

思绪点滴

钢笔与敬意

○首作帝

从五湖四海来的大学生,免不了凸显爱好和品位的差异问题,但是他们赠予我钢笔的行动,保持了惊人的一致。许多年来,我逐渐养成了钢笔意识流,每到开学季、毕业季、教师节、感恩节,我习惯性地建造梦境里的钢笔博物馆。每个人根据我梦中的安排,在展览橱窗对号入座放置一支钢笔。久而久之,他们可能会争论、分歧、纠结、离别,然而钢笔可以结束所有不快乐和负能量。

钢笔凭什么带来和谐与团结?答案是敬意!钢笔与敬意成正比,画等号。

电影《美丽心灵》中最感人的两个场景都是赠送钢笔:一个是开始,约翰·纳什看到人们赠送钢笔给普林斯顿的大学教授;另一个是结尾,约翰·纳什获得诺贝尔奖,人们赠送钢笔

给他。这是一个优良传统,人们通过赠送钢笔向获得成就和做出贡献的人,表示和传达最高敬意。

我无法大言不惭与约翰·纳什比肩,但学生陆续向我赠送钢笔与敬意,这一点在本质上是相同的。也许,一句安慰摆脱烦恼,一个手势指明方向,一条知识发动力量,在我易如反掌、家常便饭,在学生却是拨云见日、凤凰涅槃。他们此刻和此岸是求学者,彼刻和彼岸已是播种人。在追逐梦想的路上,他们是年轻人;在实现目标的时候,他们是老年人。他们与我并排站在一起,记忆化作敬意,慷慨赠送钢笔。

我做了受益者的同时,也做了公益者,将钢笔与敬意扩散,培育更肥沃的土壤,输送更丰厚的营养。这些钢笔一届又

一届相传,它们的价值在于作为标记所留下和代表的别的东西:畅快的线条,漂亮的字体,精致的语言,深刻的思想。钢笔被持续和反复使用,从形形色色的手里诞生了一艘艘船、一朵朵云、一座座城、一本書……因此,世上最有学问和最伟大的人,就是珍惜钢笔与敬意的人。

学生赠送给我的钢笔,有不同形状、颜色和产地之别,但不管它们怎样缤纷,敬意是没有任何差异的。我将钢笔传递给不同的后人,刻画不同的痕迹,敬意便无限扩散和放大。而我们并没实现任何创新之处,钢笔与敬意归根到底是层层叠叠、远远近近的历史的昨日再现。我们能做的是:让它们传承下去,给它们辽阔空间。

后没回日本,而是嫁给了我,现在女儿也已读高中了。这些年来,她全家人都先后来我家做过客,几年前,那位近90岁的老山下也到我家看我爷爷,进了我们村,他见人就鞠躬、道歉。我爷爷对他说:‘只有真正认识到当年侵略战争的罪恶,才能防止悲剧重演,这是中日友好的基础。’老山下说:‘否认侵略历史的只是日本个别政客,大多数日本人对那场战争都深怀愧疚,盼望与中国人民世代代友好下去。’

有几次我对晶子开玩笑,你是在火车上‘捡’来的,那个软卧代用包厢,就是我们这段异国情缘的‘媒人’。”

百姓故事

火车上“捡”来个日本老婆

○陈慈林

前几天朋友龙哥从老家来杭州,我请他吃农家菜。别看他只办了个有百来人的小企业,妻子却是一位日本到中国的留学生。几杯酒下肚,他笑着对我讲了下面“坐火车‘捡老婆’”的故事:

“火车曾经是我多年出差的首选交通工具,上世纪90年代,我办的企业刚开张,经常坐火车到上海推销产品,某一天,就在火车上遇到了晶子。

那天我坐的是一节软卧代用车,车停杭州时,我一人独处的包厢里进来了一位腼腆的姑娘,用结结巴巴的语气询问我,这里能不能让她坐一下?我点点头,就请她坐在我对面。起初我还以为她是个

晶子告诉我,她家住在鲁迅先生当年留过学的仙台,祖父曾经参加过侵华战争,战败后在抚顺战俘所接受过我国政府近10年的教育,后来遣返归国。她全家都对当年的那场战争充满了忏悔,也对中国人民的宽广大胸怀充满感激。她半年前到复旦大学历史系留学,就是要与中国人民友好,并牢记那段难忘的历史。

晶子说,她刚到中国时,与普通中国人交往,感觉都很友善。但当有些人知道她是日本人时,就会感觉到明显的冷落。晶子说,这都是当年日本侵华战争留下的恶果,难怪中国人民,只觉得作为日本

人,心里很愧疚。

我听了她的话,当然不好意思再对她冷淡了。虽然我不会说日语,晶子的中国话也说得不太好,但好在两国的文字有许多共同处,我们就通过纸笔连带带猜地‘聊’了起来。3个多小时的旅程很快结束了,临分手时,我给她留下了我的家庭地址和联系方式。

翌年元旦,我收到了晶子寄来的贺年明信片,我也给她回了信,一来二去,我们开始了通信交往。我出差到上海,也经常抽空到学校看她。一年后,晶子的汉语已经非常流利,我们再也不必用纸笔交流了。

经过几年交往,晶子毕业